

陸宣公集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四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屯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

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
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
效四夫之蔽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
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
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
用益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
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
抵於茲追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
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
禁闌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
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旣
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
殿忽觀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
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
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
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
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
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耻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
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五
穀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

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
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
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
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
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灑濯其心
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
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
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恕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
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地庶悅陛下改過之誠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
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
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
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
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旣未收復

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畱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
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苦不肯去其意
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
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
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
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
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
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
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
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誥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

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
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
使情偽相操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
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

已上二人並曾

裴謂

曾任金

孫威

曾任京

周皓

曾任丹

延都

裴胄

曾任宣

崔造

殷亮

李舟

並任

上

官何士幹

姚南仲

陸淳

沈既濟

補關

拾遺

右臣

近因

奏對言及任人

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

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

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叅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

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
伏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
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
茲事情殊下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
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
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
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
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
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
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
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
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
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
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
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
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尤其

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
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
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
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
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
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
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

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
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
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
同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
滅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屯況乎
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
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